

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十二

貴筑黃彭年

答竇蘭泉先生書

唐父臺至奉手書不以卑幼狂瞽之言俯賜采納且進而教之以德才之辨用君子小人之微權義至精也志至廣也出而應明詔佐中興儒術之用同道同志孰不拭目以俟然細繹來書尙有未盡愜者如謂用有才之君子有德之小人夫君子信有無才者矣小人則安有德哉如其有德不得謂之小人矣古者德與才一後世

歧而二之十六族之才子皆有德者也四凶之不才皆凶德者也鯀之方命圯族堯以四岳之言而試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當時不能爲堯諱也堯不能去後人亦不能爲堯諱也而所以致堯有此遺憾以俟之舜者四岳也後之法四岳者法其薦賢而無法其舉鯀以累堯則善矣謂此不足爲堯累而姑且舉之姑且試之不幸而無如舜者出方命久而朝命廢圯族甚而人類絕可不爲寒心哉來書又言盜嫂受金之陳平苟能安漢則四百年之人民受其賜當日若用四皓兩生不知能安

漢否彭年竊謂兩生謂禮樂百年然後可興不知人不可一日無禮樂亦無日不可興禮樂兩生之迂誠不足以安漢四皓之語言氣象蓋策士之雄亦不足以安漢至於陳平小智巧言幸而依附陵勃乘呂后之死以成名耳謂四百年之人受其賜亦太過盜嫂受金不足爲平玷汙謂并此可以取而用之則魏無知一時辨詞何遽爲定論也彭年旣無學力更事又少於世故惘然若無所知然就生平所見治事須才而事之成與否則不在才之大小而在心之到與不到其阻於天時格於人

事者又非心所能強故嘗持謬拙之見以爲方今用人
不必苛求其才惟當先考其心心至而才或不至事未
必遽壞卽壞而其理尙存才至而心不至焉者事未必
不成卽成而其人不可復去十年之間往事可睹何待
援千古以上事爲例也素蒙長者垂愛來書又復勤勤
下詢許以直言而不吝教誨故敢抒愚見所至惟垂聽
而是正之秦中爲中興基本入朝建策似宜從此著手
此處肅清則可以遠海疆而立國然後自強之術次第
可舉精於謀國者謂然否也秋水方漲北行約在何時

家君思歸甚切而湘中卜居一時未能就緒明年定可歸矣

上吳江相國書

年晚生黃彭年謹上書中堂執事違教數年頃來春明值時事方艱執事蓋勞未敢以閒適之身瀆擾左右顧念執事負天下之重當艱鉅之投外間責備疵議之煩彭年忝同譜誼交雖未深而相識垂三十年有所聞不可以不告又念執事位高權重在朝之士或未敢直言言亦未必能盡彭年既不在仕宦之途輒妄效野人之

獻請畢陳之執事居不求廣食不求豐敝車羸馬至儉也恭約自持至謙也賁賂屏絕至廉也巨細必親至勤也當此風氣日靡貪侈成俗如公清德誠不多見而眾望猶有未慊是爲刻論然所以致之者豈無故哉彭年之在保定也聞出都人述執事爲巴酋所詬因而致病比來都又聞傳言執事至夷館凱酋拒而不見兩事如確執事中國之相臣也相臣而見辱於夷酋執事之辱國家之辱也國家之辱天下之共恥也一人而兩犯天下之所共恥雖援主憂臣辱之說不足爲執事解蓋往

拜之詞必有未能審慎於先以致此辱者故眾論不恕耳俄約之更非急下遣使之詔則懼啟戎心但使行太速以凱酋之微末尙敢拒公使者至彼國都豈能以禮接待前使之往冒頭等之名約猶未準後使爵雖通侯官職較遜疑爲藐視亦勢所必然若非與國駐俄使臣先爲通款誠恐輕往見拒國體攸關且朝廷不與限制使者無所遵循昔寇準執政命使臣以過三十萬必斬富弼之爭獻納晏殊執政不能堅持得失昭然前史可鑒夫疆場之事不能力征經營徒乞靈於口舌亦不

可必得之數矣我苟有備無隙可乘或者漸就範圍仍
敦和好如或乘虛便虞內犯俄方強盛性狠而貪今日
縱戢狡謀異時終爲我患邊防之設未可稽遲執事與
在廷諸公疊次籌商自臻周備彭年所慮者條款雖極
精詳奉行難期實力甲乙之年曾議防海文移往復動
經歲時撥款不能到齊辦理每多竭蹶此次設防倘存
希冀無事之心必多視爲具文之意各省疆吏意見各
殊此方刻意講求彼或敷衍了事一隅有失膽氣同摧
外省之虛實遲速惟視朝廷之賞罰勸懲況水陸邊界

萬餘里之遙若非主持有人豈能一律完固此則責之貴嚴持之必力不可稍示寬假者也兒子國瑾述公謁時執事諭云富國強兵在用人行政兩語誠握自強之要矣彭年竊以爲我國家兵非不强也國非不富也各省綠營額兵五十餘萬粵捻回匪未能資以剿平楚淮各軍皆募鄉里愚氓範以營規遂成勁旅卒夷大難兵無强弱惟在將得其人今者宿將猶存成規具在沿邊募練易於曩時東三省蒙兵昔强今弱稍資其餉得人教練可復舊觀至於損外洋水師之費以增兵輪聚營

汎散處之兵以資操練令各省購後門洋槍練洋槍隊以備調用講求精切勝算可操故曰兵不患不强咸豐同治以來歲入之款自漕項地丁常稅鹽課之外釐金洋稅約二千餘萬入款較前加增例銷出款之減成者至今亦未盡復舊而各省猶形支絀司農仰屋而籌非獨西餉海防費用之鉅也無事省分防營未撤也冗員薪水太多也內務織造浮冒未除也利歸中飽國與民兩受其病前此山東嚴辦交代司道庫儲遂增三百萬四川整頓鹽務歲增課將及百萬卽如河南武陟一縣

夫料差繇民間歲費十二萬緡吳清卿延公正紳耆經理民間歲費僅二萬餘緡而公私皆便尙餘六千餘緡辦理積穀此旭初尙書爲彭年言之者足見綜理得人事事核實決無匱乏之虞至於開煤鐵於山以廣利源通商舶於外國以收利權規畫旣宏收效自遠故曰國不患不富夫得人則富强失人則貧弱此國家之常理也朝廷日求人才而臨事輒有乏才之歎由於資格太拘保舉太濫捐例雖停而捐班尙衆內外仕宦之途無不壅塞間有脫穎而出者不曰誰之門生則曰誰之親

舊不曰誰之同鄉則曰誰之情託展轉譁傳非盡無驗
君子以爲不足深論中人則將因而改圖夤緣奔競之
風因之而啟敦品自守之士恥與爲儔風尚之衰人才
所以不出也猶記己巳冬間到京執事枉顧詢及某同
年彭年述某同年言某公巧滑執事曰吾於某有一日
之長某同年與鬪心眼如何鬪得過當時深服執事知
人之明持論之正乃未幾而疆吏矣未幾而都人譁傳
將入政府矣未幾而果入矣政府者通天下之志成天
下之務必廣大純正而後足以居之豈有鬪心眼之人

而可任天下之大任者哉某公贊助得力之處外廷無
由聞知但傳其習尚浮侈齋戒期內演戲數日賀客盈
門貽人話柄大僚如此何論末秩京員如此何論外省
文職如此何論武官平日推轂本不期盤根錯節一遇
遺大投艱明知不能勝任旣恐誤事又惜其人此所以
徬徨瞻顧而歎乏才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當軸若不
早圖變計國事將有不可問不忍言者彭年輒因執事
用人行政之語妄益兩言曰用人以公行政以誠公則
爲國擇人不爲人擇官量才授事不以事困才愛人之

長而必知其短知人之惡而不掩其善不以淺智小忠而付之重寄不以微失小眚而沒其大端不憑一己之愛憎不徇同官之好惡勤於延攬而干謁必懲廣爲諮詢而游譽必察簿記而參稽之隨時而考核之因事而磨鍊教戒之巧詐圓熟之徒無所售其技而善類得以保全則人盡其才事無不舉矣誠則不事虛文必求實濟不持己見必集衆思利害所關不容含混得失共見不待彌縫論者謂中國所行皆王道而不免於假外國所行皆霸術而事事皆眞果能去假見眞何至中不敵

外非積誠而出以大力百年積習旋轉甚難履霜堅冰
良爲可懼譬如治病遣使防邊治標也一藥不慎外邪
深入用人行政治本也藥非眞品元氣難培當今日而
言自強必須眞自強且須時時自強自強而不息何患
乎貧弱如其徒託空言雖有智者不能代爲謀矣 聖
主冲齡 兩宮焦勞於上 宗社之倚賴政府者甚重
天下之責望政府者不得不殷此則草野愚忱所以不
能自己者許以爲直古人所戒忠告之語則近刻深語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倘蒙諒其戇直少垂省覽苟有裨

於執事卽有補於國家彭年衰病侵尋眼花手凍不能
肅楷卽日出都恕不上謁公事繁重不敢仰勞答簡惟
鑒納是荷

上賀麓樵先生書

冬至自保定墓祭歸得夫子手書辱以大著先淑人誄
文見寄並示以制文意旨體例甚備彭年受而讀之則
信乎夫子之文足以傳吾母也文章稱述如寫真容有
一毫之不似則在作者爲輦悅而子孫爲自誣其先人
故乞者作者兩俱必慎駢文之隸事遣詞則寫真之設